

汉语否定句全量宾语的语义解读*

白 鸽

刘丹青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提要 本文在语料库调查的基础上探讨汉语否定句全量宾语的语义解读问题。首先指出汉语否定句宾位全量成分存在部分否定与全量否定两种语义解读的可能,然后通过统计数据说明汉语否定句全量宾语的 actual 语义解读受到全称量化词的取值、否定词的取值、核心谓语的语义类型及否定词前特定副词的有无等因素的影响,最后在跨语言比较的大背景下指出汉语“否定词+全量宾语”之所以能相对自由地表达全量否定与汉语量化词库中全量否定词阙如以及任指量化词晚起且不发达等特点有关。

关键词 汉语 否定句 全量宾语 部分否定 全量否定

一 引言

从表达需求的角度讲,人们普遍具有对某一类/些人或事物的特定方面进行全量肯定、部分肯定(=部分否定)或全量否定的诉求。与此相应,各地语言都普遍存在表达这三种语义的语言手段。然而,不同语言在具体手段的选择上并非全然相同。以全量否定义的表达为例。在以英语为代表的许多欧洲语言中,存在典型的“全一有一无”三分法量化词系统(Jespersen, 1924/1958: 324; 刘丹青, 2013)。这些语言可以通过直接使用全量否定词(如英语 He eats no meat.)、“全量肯定词^①+否定词”(如英语 All the men didn't go. ^②)、“否定词+最小量”(如英语 No one came.)、否定词与任指否定极性算子连用(如英语 He doesn't take any responsibility.)等多种手段来表达全量否定。汉语的表现与英语等有类似之处,如汉语也能通过“全量肯定词+否定词”(如“所有人都没去。”)、“否定词+最小量”(如“没有一

* 本研究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创新课题“汉语口语的跨方言调查和理论分析”的资助。在此项研究的早期,上海外国语大学的王芳博士参加了部分讨论和语感调查。初稿曾先后在“第47届国际汉藏语暨语言学会议”(昆明, 2014年10月17-19日)和中国人民大学第六次语言学学术沙龙上报告,获得多位老师的指正。《世界汉语教学》匿名审稿专家更为本文提出了非常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尚存问题由作者负责。

① 为与表示“无”的全量否定词相对应,本文将表示“全”的量化词称作“全量肯定词”。

② 该句实有两解,以降调收尾时作全量否定解读,以升调收尾时作部分量解读。实际上,英语“全量肯定词 all, every+否定词 not”更多地表达部分否定。(陈平, 1982)

个人来。”)表达全量否定;并且,汉语晚近时期在西语汉译的诱发下也产生了一个任指否定极性算子——“任何”^③,否定词与之连用时也是表达全量否定意义(如“他不承担任何责任。”),只是该手段远不及英语“not…any”常用(详参刘丹青,2013)。另一方面,汉语在表达全量否定方面也较之英语等表现出了自己的特色。刘丹青(2013)曾就此提出两点:1)汉语缺少全量否定词;2)汉语中“什么”等“甚少”义量化词能兼表少量和全量否定。本文将要探讨的是,汉语在全量否定方面的另外一个重要特色,也是一直以来为学界所忽视的一个方面,就是:向来被认为跨语言范围内只表达部分量的“否定词+全量肯定词”,在汉语中也能够用以表达全量否定,如“那次勘察,他没放过所有角落”(比较:“那场比赛,我们没派出所有主力”)。

为了弄清汉语中影响“否定词+全量肯定词”两种语义解读(即部分否定与全量否定)的具体因素和规则,本文以“(否定词)+6(全称肯定词)”(即中间间隔1—6个字^④)为标准在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中进行了检索,择取其中所有以“不”和“没(有)”为否定词、并以带“全部”“所有”“一切”和“每”的名词短语为宾语的句子进行考察,再结合一定范围的语感调查,结果发现:随着全量肯定词的不同、否定词的不同甚至谓语句或否定词前的副词等的不同,汉语否定句全量宾语既有作部分量解读的,又有作全量否定解读的。本文对影响“否定词+全量肯定词”解读的因素和规律做初步探讨。

二 汉语否定句全量宾语的两种语义解读

Jespersen(1924/1958:325—326)在指出人类语言的否定词通常表示“少于”义的基础上,讨论了全量肯定成分(A)、部分量成分(B)和全量否定成分(C)^⑤与否定词共用时的表义情况。其中关于A、C两类,Jespersen提到:“总的规则是,如果否定词前置,也就排斥了绝对成分,结果便产生了中介性的概念:Not A=B;同样 Not C=B。相反,如果绝对成分前置,那末这个绝对成分就会占上风,结果就产生了对立的概念:A…not=C;C…not=A。”^⑥换句话说,否定词前置于全量肯定/否定词时,表达部分量或曰部分否定的意义;而否定词后置于全量肯定词、全量否定词时,分别表达全量否定与全量肯定的意义。

然而,对汉语实际使用状况的考察表明,上述规律并不能概括汉语全量成分表义特点的全貌。^⑦汉语没有英语 no、nobody、nothing 这样的全量否定词,只有全量肯定词,如“所有”“一切”“全部”“每”等。诚然,汉语中否定词“不”和“没(有)”后置于这些全量肯定词时,整个

^③ 鉴于“任何”的产生背景及其与英语 any 的对应性,本文将之处理为一个否定极性算子,而不看作一个独立的全量肯定词。Jespersen(1924/1958:324)在给英语的量化词分类时就未涉及 any。刘丹青(2013:脚注1)也曾介绍道,国外许多学者认为 any 更多具有存在量化的特点。

^④ 之所以选择间隔1—6个字是考虑到动词的音节数、动词前副词的有无及其音节数等等。

^⑤ Jespersen 原文将 A、C 两类称作“absolute element”,将 B 类称作“intermediate term”,何勇等(1988)分别译作“极端的概念/绝对成分”和“中介性的概念”。“绝对”实指全量(全量肯定或全量否定),而“中介”实指部分量(存在量)。

^⑥ 译文从何勇等(1988:471)的版本。

^⑦ 实际上,上述规律也不能反映英语等相关现象的全貌(详参 Jespersen, 1924/1958:327;陈平,1982 等的说明)。

句子确实是一律表达全量否定(用例略)。但是,“不”和“没(有)”前置于此些全量肯定词时,却并非如 Jespersen(1924/1958)以及国内一些学者(如陈平,1982;沈家煊,1985等)预测/所说的那样一律表达部分否定,而是既可能表达部分否定,又可能表达全量否定。请看下面“不”与“所有”共用的例子:

(1)这位负责人说,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看待信用评级业的发展,就要坚持走内、外部评级相结合的道路。内部评级法不适用于所有的商业银行,中小商业银行受业务量和投资成本等因素影响,自身很难建立符合新巴塞尔协议要求的内部评级体系,也不具备实行内部评级的条件。因此,中小银行的风险管理需要成熟发达的外部评级机构提供支持。(新华社 2004 年新闻稿)

(2)我的目光不再像以往那样总是试试探探,而像疯子一样肆无忌惮起来,在行人如蜘蛛网组成的目光中横冲直撞。我希望能够阻止这种目光,可我无法克服自己目光的欲望。我在朝前走去时,不放过所有迎面而来的目光。我如此充满渴望地去迎接那些目光,使我自己都惊愕不已。(余华《此文献给少女杨柳》)

不难看出,例(1)说的是“内部评级体系”对某些商业银行适用,但是不适用于“中小商业银行”,因此,“不适用于所有的商业银行”在这里表达的是部分否定。例(2)的情况则不同,从“我的目光……横冲直撞”“我如此充满渴望地去迎接那些目光”等可以看出,“我”迎接了“所有迎面而来的目光”,因此,句中“不放过所有迎面而来的目光”表达的是全量否定,相当于“所有迎面而来的目光都不放过”。

否定词“没(有)”与全量肯定词“所有”共用时也有类似表现。请看:

(3)为了专心备战五月在印尼举行的汤姆斯杯和尤伯杯决赛,今年我国没有派出所有主力,以年轻队员为主参赛。(1994 年人民日报)

(4)爱,是不能忘记的。一晃 20 多年过去了,远藤勇没有忘记自己的养父母,也没有忘记所有的中国养父母。他把方正视为自己的家乡,并经常为家乡做些事情。(1995 年人民日报)

显然,例(3)是说“我国”只派出了一部分“主力”,其余大部分为“年轻队员”,也即,句中“没有派出所有主力”表达部分否定。而例(4)开篇“爱,是不能忘记的”点明“没有忘记所有的中国养父母”只能理解为全量否定,即“所有的中国养父母都没有被忘记”。

三 影响汉语否定句全量宾语语义解读的相关因素

上文例(1)–(4)显示,由“所有”构成的全称量化短语(下文简记作“所有 NP”,其他三个量化词构成的短语亦照此简记)在否定句中做宾语时,有表达部分否定和表达全量否定两种潜在的可能。^⑧然而,对于实际用例的考察显示:并非汉语所有的全量肯定词都适用于这两种语义解读;并且,即便是能做这两种语义解读,相应的全量肯定词用于这两种解读的常见度及其对谓语动词的要求也有不同;另外,否定词的不同、否定词前特定副词的有无等多方面因素都可能对全量宾语的语义解读造成影响。

为集中话题、控制篇幅,本文只择取目前看来对句子的最终解读影响较明显的四个方面

^⑧ 严格地说,全量肯定词本身并不具有任何否定解读,只是适合于相关否定解读的句式。

来对现代汉语“否定词+全量肯定成分”的表义情况进行介绍,相关讨论主要基于下列语料:1)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中否定词与全称肯定词间隔1-6个字的用例;2)非虚拟情态句;3)否定词限于“不”和“没(有)”,且不包括“不”/“没(有)”与谓语间有能愿动词(如“会”“肯”“能(够)”等)的情况,也不包括“不是”句;4)全量肯定词限于“全部”“所有”“一切”和“每”。

3.1 不同全量肯定词在否定句宾语位置上的语义解读

汉语量化词研究者不约而同地将“全部”“所有”“一切”和“每”归入全称量化词(沈家煊,1985;徐颂列,1998;曹秀玲,2005;董正存,2010等),而《现代汉语八百词》(1980/1999)与《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都存在用“全部”解释“所有”和“一切”的情况。然而,这四个全量肯定词在否定句宾语位置上的表义功能却并非完全相同。

第一,不同的全量肯定词在能否表达全量否定方面存在差异。

从本文的考察样本来看,四个全量肯定词中只有“全部”完全符合 Jespersen (1924/1958)所总结的规律,具体表现为:样本中“全部”和“全部 NP”在“不”/“没(有)”否定句中充任宾语的分别有2例和59例,这61个用例都表达部分否定。只举“全部 NP”做宾语的用例如下:

- (5) a. 法律不规定其全部程序,只是择要规定必须具备的环节。(1994年报刊精选)
b. 他解决了很多问题,当然没有解决全部的问题。全部的问题还多得很,光有这一本小册子还解决不了。(《读书》)

“所有”与“全部”一样也能表达部分否定,如例(1)(3),但与此同时,它还能在某些否定句中表达全量否定,如例(2)(4)。至于“一切”和“每”,它们与“所有”一样,也兼有部分否定和全量否定两种用例。仅以否定词为“没(有)”的情况为例:

(6) 部分否定

- a. 波黑塞族领导人卡拉季奇认为,两主席计划使“谁都没有失去一切或得到一切”,但穆族表示“十分不满”。(1993年人民日报)
b. 一见面,张站长就说:“事情暴露了,昨天夜里,鬼子突然包围了我的房子,幸亏我早有准备,鬼子一打门,我就从后窗口跑了,鬼子打了一阵枪,也没打着我,我就窜到湖边坐船到这里来了。”……李正听着这消息,知道黄二叛变的情况,没有及时通知到每个有关人员。(知侠《铁道游击队》)

(7) 全量否定

- a. 梅勒完全没有忘掉一切外在的琐事,可对于这个已为读者所熟习的故事,他却有自己的看法,他的目的就在于要给奥斯瓦尔德写出促使他相应于这次行动之内心活动的写照,以显示他在未来承认暗杀中行动的价值观。(《读书》)
b. 当大于200天时,王林祥比以往更多次地来到车间,他没有惊动每一个女工,从她们的机台边轻轻走过的时候,他不止一次眼中发湿,他真想握一下工友的手,说一声,停下吧,不要干了。(1994年报刊精选)

“全部”“所有”“一切”和“每”在否定句宾语位置上的表义情况可概括列表如下:

表1 四种汉语全量肯定词在否定句宾位的表义情况

	否定词+全部	否定词+所有	否定词+一切	否定词+每
部分否定	+	+	+	+
全量否定	-	+	+	+

第二,“所有”“一切”和“每”虽然都有表达部分否定和表达全量否定两种用例,但三者在表达这两种语义的频度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若暂不考虑否定词前带副词“并”或“还”的情况(带这两个副词的情况详见3.4),则“所有”“一切”和“每”的表义情况可概括如下:

1)“所有”。“所有 NP”做否定句宾语共见46例,其中19例为部分否定,27例为全量否定,分别占41.3%和58.7%。不难看出,全量肯定词“所有”用以表达部分否定和全量否定的频度比较接近。

2)“一切”。“一切”单独做否定句宾语的共101例,其中仅4例为部分否定;“一切 NP”做宾语的有111例,其中仅1例为部分否定,且出自翻译作品。综合来看,“一切(NP)”作部分否定和全量否定两种解读的用例为2.4%:97.6%。显而易见,全量肯定词“一切”在极大程度上倾向于表达全量否定,几乎与“全部”呈完全相反的态势。

3)“每”。“每 NP”做否定句宾语的共有55例,其中仅2例为部分否定,只占有用例的3.6%,且其中1例出自翻译作品。由此可见,“每”与“一切”一样,也极度倾向于表达全量否定。为了更直观地展示不同全量肯定词在两种表义方面的差异,我们将上述统计列表如下:

表2 四种汉语全量肯定词在否定句宾位表达部分否定与全量否定的频度对比

	否定词+全部(NP)	否定词+所有 NP	否定词+一切(NP)	否定词+每 NP
部分否定	61(100%)	19(41.3%)	5(2.4%)	2(3.6%)
全量否定	0	27(58.7%)	207(97.6%)	53(96.4%)
总计	61(100%)	46(100%)	212(100%)	55(100%)

注:否定词前带“并/还”的用例不在此统计范围内。

由表2的数据对比不难看出,在“不/没(有)”否定句的宾语位置上(否定词前不带“并/还”),“全部(NP)”只表达部分否定;“所有 NP”兼能表达部分否定和全量否定,且两种解读的频度大致相当;“一切(NP)”和“每 NP”虽也可用于表达这两种语义,但从使用频度来看,它们最基本、最主要的功能是表达全量否定。^⑨

3.2 不同否定词对全量宾语语义解读的影响及相关搭配限制

对样本用例的统计显示,“不”字否定句和“没”字否定句中全量宾语的语义解读并不完全相同(本小节与3.3的讨论和各表格的统计均不包括否定词前带“并/还”的情况)。

先看“不”字句。除“全部(NP)”构成的15例全量宾语统一作部分否定解读外(如例(5a)),其余三个全量肯定词参与构成的宾语都是既有作部分否定解读的用例,又有作全量否定解读的用例。“所有”用于“不”字句的情况例(1)(2)已有展示,下面只举“一切”和“每”的例子:

^⑨ “一切”与“每”表示部分否定的用例本就极少,其中还都各有1例来自翻译作品,它们很可能受到了原版外文的影响(可惜我们未找到相应的原版作品)。若真如此,则二者表示部分否定的用例就更少了。

(8) 部分否定

- a. 以往的管理学家往往把人看成是以“绝对的理性”为指导,按最优化准则行动的理性人。西蒙认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应该用“管理人”假设代替“理性人”假设。这种“管理人”不考虑一切可能的复杂情况,只考虑与问题有关的情况,采用“令人满意”的决策准则,从而可以作出令人满意的决策。(翻译作品《哈佛管理培训系列全集》)
- b. “坦尼斯,我以为你认得这里的每一棵树呢!”泰索何夫翻阅着地图,偶尔停下目光浏览一下自己最心爱的收藏。半精灵摇摇头,“我的确在这住了很多年。”他说,“但是我不知道这里的每一条小路和秘密小径。”(翻译作品《龙枪编年史》)

(9) 全量否定

- a. 他爱和真实碰触,用自己的真实去肉搏。不畏避一切的冷酷,不屈服于一切的坚硬,也不为一切的温顺所软化,偏偏要走通自己的路,从这里疯子看见自己是一个强者。(冯雪峰《发疯》)
- b. 他之外中国队没有人得分过 10 分,但是所有人在场上都玩命防守,不放弃每一个球。(新华社 2004 年新闻稿)

在本文的“不”字句考察样本中,“所有 NP”做宾语的共 25 例,其中只有 5 例为部分否定;“一切”和“一切 NP”做宾语的分别有 45 和 89 例,其中仅有 1 例“一切 NP”表达部分否定(即例(8a)),且见于翻译作品;“每 NP”做宾语的共 51 例,其中表达部分否定的也是仅有 1 例(即例(8b)),并且也是见于翻译作品。具体情况统计列表如下:

表 3 四种汉语全量肯定词在“不”字句宾语表达部分否定与全量否定的频度对比

	不+全部(NP)	不+所有 NP	不+一切(NP)	不+每 NP
部分否定	15(100%)	5(20%)	1(0.7%)	1(1.9%)
全量否定	0	20(80%)	133(99.3%)	51(98.1%)
总计	15(100%)	25(100%)	134(100%)	52(100%)

根据表 3 的数据及相关用例的出处(是否为译作),我们可以将四种全量肯定词在“不”字否定句中(否定词前不带“并/还”)的表义情况做如下概括:“全部”参与构成的全量宾语只能表达部分否定,“一切”和“每”构成的全量宾语基本只表达全量否定,“所有”构成的全量宾语能兼表部分否定和全量否定,以表达全量否定为主。

再看“没”字句。在本文的“没”字句考察样本中,“全部(NP)”做宾语的共 44 例,全都是表达部分否定(如例(5b))。而其余三个全量肯定词参与构成的宾语,都有表达部分否定和表达全量否定两种用例(见例(3)(4)(6)(7)),但具体情况又有不同:“所有 NP”做宾语的共 21 例,其中表达部分否定和全量否定的分别占 14 例和 7 例,也即 2/3 的用例表达部分否定;“一切(NP)”做宾语的共 82 例,绝大部分作全量否定解读,仅 4 例“一切”独立做宾语的用例作部分否定解读;“每 NP”做宾语的共 3 例,2 例作全量否定解读,1 例作部分否定解读。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4 四种汉语全量肯定词在“没”字句宾位表达部分否定与全量否定的频度对比

	没(有)+全部(NP)	没(有)+所有 NP	没(有)+一切(NP)	没(有)+每 NP
部分否定	46(100%)	14(66.7%)	4(4.9%)	1(33.3%)
全量否定	0	7(33.3%)	78(95.1%)	2(66.7%)
总计	46(100%)	21(100%)	82(100%)	3(100%)

对比表3与表4可见,否定词取值的不同可能影响不同全量宾语的人句情况和表义情况。先看入句方面。同样以“(否定词)+全量肯定词”为检索标准,“一切(NP)”在“不”“没”两种否定句中做宾语的用例都相当多见,“全部(NP)”“所有 NP”和“每 NP”做宾语的用例则都明显少得多,而这三者也有不同:“全部 NP”明显较少见于“不”字句,“所有 NP”在两种否定句中用例数量大致相当,“每 NP”则是相对极少见于“没”字句。

再看表义方面。“全部(NP)”在“不”字句和“没”字句中的表现完全无差别,都是只表达部分否定。“一切(NP)”和“每 NP”在两种否定句中的表义情况都是虽有差别但是不显著,二者在两种否定句中都以表达全量否定为主,表达部分否定的用例相对极少。^⑩与前述三者不同,“所有 NP”在两种否定句中的表义差异十分明显:在“不”字句中主要表达全量否定(占80%),在“没”字句中主要表达部分否定(占66.7%)。换一个角度,总频次上“所有”在四种全量肯定词中是唯一没有明显的表全量否定或部分否定倾向的,但是如果将“不”字句和“没(有)”句分开来看,“所有”则有了明显的表义倾向,分别倾向于全量否定和部分否定。

3.3 谓语类别对全量宾语语义解读的影响及相关搭配限制

对样本用例的进一步考察显示,与不同全量宾语搭配的谓语动词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集中体现在相关动词是否属于消极义动词上。在55例“每 NP”句中,有41例都是消极义动词(如“放弃”“遗漏”“拒绝”等)做谓词核心,比例高达总用例的3/4;而以积极义动词(如“同意”“爱”等)和中性义动词(如“制造”“研究”等)为谓词核心的总共只有14例,且其中有4例出于翻译作品。与“每 NP”情况不同,在“全部(NP)”“所有 NP”和“一切(NP)”的样本中,消极义动词的出现比例都明显少得多,其中尤以“全部(NP)”为最少,只有4.9%。详细情况请看下表:

表5 四种汉语全量肯定词居否定句宾位时的动词搭配情况对比

	全部(NP)	所有 NP	一切(NP)	每 NP
消极义动词	3(4.9%)	6(13.0%)	45(21.2%)	41(74.5%)
非消极义动词 ^⑪	58(95.1%)	40(87.0%)	167(78.8%)	14(25.5%)
总计	61(100%)	46(100%)	212(100%)	55(100%)

除了表5所示不同全量宾语对与之搭配的谓语动词有类型上的选择偏向之外,全量宾语的语义解读也会因谓语动词的不同而受影响。这首先一点就与上面提到的动词义的消极

^⑩ 从比例上看,“一切(NP)”和“每 NP”用以表达部分否定的用例都是“没”字句比“不”字句略多,但从用例的绝对数量来看,这一差别并不足计。

^⑪ 积极义动词与中性义动词在与四种全量肯定词的搭配上未表现出明显差异,故将二者合并统计,合称“非消极义动词”。

非消极之分有关,具体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若谓语动词为消极义动词,则相关全量宾语多倾向于全量否定解读。3.1 提到(见表 2),否定句中宾语“一切(NP)”和“每 NP”都极度倾向于表达全量否定,具体到谓语动词为消极义动词时,二者的表义情况亦是甚至更是如此:前者 45 例中 43 例作全量否定解读(且所剩 2 个部分否定用例中有 1 例出自翻译作品),而后者 41 例则全都是作全量否定解读;“所有 NP”总体来看作全量否定与部分否定两种解读的比例大致相当,但具体到谓语动词为消极义动词时,两种解读的比例差异迅速增大,6 例中只有 2 例为部分否定,且其中 1 例是以对举格式“不反对所有 NP……只反对……”出现;至于“全部(NP)”,虽在谓语动词为消极义动词、非消极义动词两种情况下都只作部分否定解读,貌似不受动词的语义类型的影响,但是 61 例中仅有 3 例是与消极义动词搭配,恐怕这也是因为“全部(NP)”在否定句宾位只表达部分否定义的这种特性与消极义动词会促使否定句全量宾语偏向全量否定解读的这一特点相矛盾之故。

表 6 四种汉语全量肯定词做消极义动词宾语时的表义情况对比

	全部(NP)	所有 NP	一切(NP)	每 NP
部分否定	3(100%)	2(33.3%)	2(4.4%) ^⑩	0
全量否定	0	4(66.7%)	43(95.6%)	41(100%)
总计	3(100%)	6(100%)	45(100%)	41(100%)

2)若全量宾语作部分否定解读,则相关谓语动词多为非消极义动词。“全部 NP”做宾语的 61 个用例全都表达部分否定,其中 58 例都是搭配非消极义动词;“所有(NP)”作部分否定解读的共 19 例,搭配消极义动词的仅 2 例,且其中 1 例为对举格式(见上文);“一切(NP)”表达部分否定的共 5 例,也是只有 2 例搭配消极义动词,且其中 1 例出自翻译作品;而“每 NP”表达部分否定的 2 例则全都是搭配非消极义动词。

表 7 四种汉语全量肯定词作部分否定解读时的动词搭配情况对比

	全部(NP)	所有 NP	一切(NP)	每 NP
消极义动词	3(4.9%)	2(10.5%)	2(40%)	0
非消极义动词	58(95.1%)	17(89.5%)	3(60%)	2(100%)
总计	61(100%)	19(100%)	5(100%)	2(100%)

谓语动词对全量宾语语义解读的影响还有另外一个显著表现主要与“没”字句有关。具体表现为:在“没”字句中,当谓语动词为“有”时,各类全量宾语统一只作全量否定解读(谓语动词非“有”时则无此一致表现)^⑪，“全部(NP)”因在否定句宾位只表部分否定而从不出现在此类句子中。本文考察样本中分别见否定谓词“没有”后接“所有 NP”的用例 2 例、后接“一切”的 52 例、后接“一切 NP”的 18 例。各举 1 例如下:

⑩ 总体来看,“一切(NP)”作部分否定解读的比重为 2.4%(见表 2)。具体到消极义动词的用例,相关比重变为 4.4%。虽然后者大于前者,但前后数值差异实在太小,不足以据此认定做消极义动词宾语时“一切(NP)”更偏向于表达部分否定,何况涉及消极义动词的 2 例部分否定句中还有 1 例是出自翻译作品。

⑪ 实际上,无后接动词时,“没有”一般被整体处理为一个动词,这里是为了凸显与“没(有)+其他动词”的差异才如此表述。

- (10)a. 假如章妩以长者身份提醒一下抱孩子的母亲,告诉她请不要让孩子乱打别人,就没有后来所有的事情了,她却偏偏瞪了那孩子一眼。(铁凝《大浴女》)
- b. 可以说,没有水分循环,就没有自然界里的一切。(《中国儿童百科全书》)
- c. 教育学术独立掌握着一切自由的关键,没有教育学术的独立,牵连所及没有了一切自由。(《读书》)

由上可见,汉语中不同全量宾语的分布及其语义解读都可能受到谓语动词类型的影响。相比之下,英语中全量宾语“all NP”与“every NP”的分布则要自由得多,不受动词是否为消极义动词的影响;二者的语义解读也相对稳定,在自然重音情况下都作部分否定解读,不会因相关动词是否为消极义动词或是否为“have ‘有’”而作不同解读。简单举例如下:

- (11) a. He doesn't like all of the teachers/every teacher.
'不是所有老师他都喜欢(=他只喜欢其中一部分老师).'
- b. He doesn't dislike all of the teachers/every teacher.
'不是所有老师他都厌恶(=他只厌恶其中一部分老师).'
- c. He doesn't have all of my books/every book of mine.
'不是我所有的书他都有(=他只有我的一部分书).'

3.4 特定副词对全量宾语语义解读的影响

除了否定词和谓语动词的类型外,各类全量宾语的语义解读还可能受到特定副词的影响,最明显的是副词“并”和“还”。

先看副词“并”对否定句全量宾语语义的影响。前文提到,否定词前不带副词“并/还”时,“全部(NP)”一律只表达部分否定;带上“并”后,其表义情况依然不变,仍统一作部分否定解读。其余三者则不同。“所有NP”在否定词前无“并/还”时,有41.3%的用例作部分否定解读,而带“并”的用例中作部分否定解读的却高达92.9%;“(一切)NP”与“每NP”本都是极度倾向于作全量否定解读,作部分否定解读的分别仅占总用例的2.4%和3.6%,但否定词前有“并”时,它们作部分否定解读的比重也都急剧上升,分别达到81.5%和87.5%。下面是统计详表:

表8 四种全量肯定词在“并+不/没(有)”句宾位表达部分否定与全量否定的频度对比

	并+否定词 +全部(NP)	并+否定词 +所有NP	并+否定词 +一切(NP)	并+否定词 +每NP
部分否定	24(100%)	13(92.9%)	22(81.5%)	7(87.5%)
全量否定	0	1(7.1%)	5(18.5%)	1(12.5%)
总计	24(100%)	14(100%)	27(100%)	8(100%)

比较表8与表2不难看出,否定词前的副词“并”具有帮助、甚至可以说“迫使”全量宾语表达部分否定的作用。何以如此?我们注意到,否定词前的“并”有减弱预设命题强度的表义功能。因此,汉语说“我并没有打他,我骂了他”很自然,而说“我并没有骂他,我打了他”就很不自然,因为一般认为“打”比“骂”强度更大,上一例符合强度减弱的方向,下一例违背了这一方向,所以不自然。同样,“他并没有吃三碗,他吃了一碗”很自然,而“他并没有吃一碗,他吃了三碗”很不自然。需要指出的是,当涉及的是某种量级上的一个特定取值时,强度减弱只意味着取值小于预设值,但排除取值为零的情况。正因如此,“他并没有吃三碗,他吃了

两碗/一碗/半碗/一丁点儿”可以说,但“他并没有吃三碗,他一点儿都没吃”不能说。与此同理,“并+否定谓词+全量宾语”,只能理解为“取值小于全量(预设值)但不为零”,意即只能解读为部分否定而非全量否定。

与“并”一样,副词“还”用于否定词前时,也有帮助或口迫使全量宾语表达部分否定的作用,这一点从表9与表2的数据对比中可以明显看出。

表9 四种全量肯定词在“还+不/没(有)”句宾位表达部分否定与全量否定的频度对比

	还+否定词 +全部(NP)	还+否定词 +所有 NP	还+否定词 +一切(NP)	还+否定词 +每 NP
部分否定	10(100%)	5(100%)	5(45.5%)	1(100%)
全量否定	0	0	6(54.5%)	0
总计	10(100%)	5(100%)	11(100%)	1(100%)

根据《现代汉语八百词》,“还”的一个义项是“表示抑的语气,把事情往小里、低里、轻里说”,这个义项下的小义项是“表示数量小、时间不到,等等”。数量少、时间不到,都是从零到全的数量轴上中段的概念,而不是零和全两个端点的概念,因此我们说这个“还”具备离散化功能^⑭,它自然适合于那些本就可切分的实体或时间,尤其适合于表示数量和时间共变事件的过程中。比如,我们可以说“他还是个小学生”,因为学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小学生变成中学生和大学生,小学生是尚在早期的一个时点和状态;也可以说“船还只装了一半”,因为装货是一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增加的事件过程,“一半”是时间早、货物少的阶段和数量状态。否定词前的“还”就是用的这个义项。譬如,“没有见每一个人”是全量否定和部分否定两种解读都可以有的,而“还没有见每一个人”表明说话人用“还”把要见的人分成许多离散的个体,见的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或接触程度的加深而增加,目前还处在事件的早期、见的人还不到全部的程度。这种离散化的功能使得“还”能够大大强化否定句全量宾语的部分否定解读,排除撇开过程、直奔端点(全量否定)的解读。相对来说,“还”对“一切(NP)”表义情况的影响没有那么大。究其原因,恐怕是因为“一切”——正如其构词理据所暗示的——表示的就是相当于一刀切下的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全量。对这个不可分割的全量成分,“还”的离散化功能也难以全部成行,但它对“一切(NP)”语义解读的影响还是明显可见的。

四 汉语否定句全量宾语语义解读特点的库藏类型学分析

Jespersen(1924/1958:325)在跨语言(主要是欧洲语言)、跨范畴^⑮比较的基础上总结道:人类语言的否定词一般表示“‘少于、低于(less than)’或者说‘介于所修饰词和零之间’”。^⑯ 汉语界对“不”“没”等否定词的语义界定基本也都从此说,汉语的许多语言事实也

^⑭ 这里提到的“还”具有离散化功能,实际上与高增霞(2002)关于“还”的基本义为“延续”的说法是一体两面的,因为“延续”就意味着一点一点在增加。

^⑮ Jespersen(1924/1958:325-326)对否定词语法意义的总结是建立在综合考察数量、频率、性质程度、可能性、允让度等多项内容的基础之上的。当然,从更高的层次上讲,这些内容都与量化有关。

^⑯ 此处从何勇等(1988:470)的翻译。

确实都与此定性相符,如“不多”“不总”“不好”“没一个”等。那么,本文前面两节所述“不/没(有)+全量肯定成分”在表达部分否定(即“介于零与全量之间”)之外还能够表达全量否定的现象又该如何理解呢?我们认为,现代汉语之所以存在“否定词+全量肯定成分”表达全量否定这一“超常规”现象,应该与现代汉语量化词库中全量否定词阙如、否定极性算子晚起且其口语常用度低有关。

与英语等具有完备的“全一有一无”三分量化词汇系统不同,汉语的名词性及限定词性的量化词库中只有表示“全(全量肯定)”和“有(部分/存在量)”的词汇库藏,而表示“无(全量否定)”的全量否定词阙如。因此,汉语只能借助其他策略来迂曲表达全量否定意义,比如普遍存在于人类各语言的“否定词+最小量”,又如,独具汉语特色的{否定词+“甚少”量化词}^①(详参刘丹青,2013)。“否定词+任指成分”也是许多语言用以表达全量否定的一种常用手段,如英语的“not...any NP”。而汉语直到晚近时期才在西语汉译的诱发下产生了一个相当于英语 any 的否定极性算子“任何”,但是鉴于“任何”的外来语义背景,它至今仍带有较浓的正式书面语体色彩,日常口语交际中使用不多(详参刘丹青,2013;张定,2013)。正是全量否定词阙如、任指量化词又晚起且不发达,才使得汉语“否定词+全量肯定成分”有了向全量否定扩展的最初动力,并能够相对自由地表达这一语义内容。

实际上,“否定词+全量肯定成分”表达全量否定的现象也并非独见于汉语。譬如,英语否定句中,全量宾语“all NP”与“every NP”通常情况下都是表达部分否定,但当“all”和“every”带对比重音时,相应的全量宾语即是作全量否定解读(例参沈家煊,1985)。Jespersen (1924/1958:327)也曾以英语的 not at all(字面义:不_{PREP}所有,‘一点也不/没有’)、法语的 pas du tout(字面义:不_{PREP}所有,‘一点也不/没有’)等为例来说明“否定词+全量肯定成分”有用以表达全量否定的情况。不过,Jespersen 同时也指出,这种现象并不多见,基本只存在于某些固定习语中。英、法等语言中“否定词+全量肯定成分”表全量否定受限,背后原因很可能是:这些语言“全一有一无”三分量化词汇齐全,故而“否定词+全量肯定成分”缺少违反“否定词+绝对成分=中介性概念”(即 Not A/C=B,详参 Jespersen,1924/1958:326)这一普遍语言规则的原动力。相比之下,汉语没有全量否定词,并且长期缺乏任指量化词,因此汉语“否定词+全量肯定成分”向全量否定扩展的需求和动力比英语等的相应结构要强很多。同样地,该语法手段表达全量否定时在句法语义上也相对自由得多。

然而,跨语言来看,“否定词+全量肯定成分”毕竟是以表达部分否定为常,而且汉语又属话题显赫型语言,全量受事成分可以自由地做句首话题而构成“全量肯定成分+否定词”,因此,汉语的“否定词+全量肯定成分”在表达全量否定时虽总体上有一定的自由度,但是仍要受到诸多限制。首先,并非所有全量肯定词构成的全量宾语在否定句中都能够表达全量否定,但它们却都能(在一定条件下)表达部分否定。再者,即便是否定句宾语位上极度倾向于表达全量否定的“每 NP”和“一切 NP”,它们的成句情况及语义解读也会受到谓词类型和否定词取值等因素的影响。

① 本文中,“X+Y”标示 X 与 Y 为有序排列,{X+Y}只标示 X 与 Y 组合,无关相对排序。

五 结语

本文在语料统计的基础上,集中考察了“全部”“所有”“一切”和“每”等四个全量肯定词所构成的全量宾语在“不/没(有)”否定句中的表义情况。结果发现,与英语等其他语言的全量肯定词在否定句宾位上统一表达部分否定不同,汉语的全量肯定词在该位置上既可能表达部分否定,还可能表达全量否定。当然,也并非汉语的所有全量肯定词在该位置上都有这两种表义潜能。譬如,“全部(NP)”在否定句宾位就只能表达部分否定。其余三个全量词虽都有两种表义潜能,但在具体使用频度方面有着明显差异:“所有”用以表达部分否定和全量否定的总体频度相当接近,但是在“不”字句和“没”字句中分别表现出全量否定和部分否定的倾向;而“一切”和“每”则都极度倾向于表达全量否定,表达部分否定的用例比例非常之小。全量宾语的表义情况与谓语动词的类型之间也表现出某种关联,具体表现为:1)若谓语动词为消极义动词,则各类全量宾语(“全部(NP)”除外)多倾向于全量否定解读;2)各类全量宾语做部分否定解读时,与之搭配的谓语动词以非消极义动词居多;3)“没”字句中,谓语动词为“有”时全量宾语统一只表达全量否定(“全部(NP)”不见于“有”做谓词核心的否定句),谓语动词为其他动词时相关全量宾语则无此一致表现。另外,全量宾语的表义还会受到特定副词(如“并”“还”)有无的影响。

“否定词+全量肯定成分”表达部分否定的现象具有较大的语言普遍性,用“否定词+全量肯定成分”来表达全量否定且具有如此高的使用频度和自由度,则称得上现代汉语区别于英语等印欧语的一大特色。本文认为,汉语量化词库中没有全量否定词,且历史上长期缺乏任指量化词(“任何”由翻译所促成且使用受语体制约),是汉语的“否定词+全量肯定成分”向全量否定意义扩展的原动力,同时也是它得以比英语等的相应结构更加自由地表达全量否定的根本原因。汉语因词库构成的原因而允许“否定词+全量肯定成分”表达全量否定的现象,很好地体现了语言库藏特点对语义表达的反制作用。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汉语也并非完全特殊,汉语的“否定词+全量肯定成分”在表达全量否定方面虽相对于其他语言自由很多,但是仍要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如全量肯定词的具体取值、否定词的取值、谓语动词的类型以及特定副词的有无,等等。就本文目前的讨论来看,全量肯定词的取值差异对“否定词+全量肯定成分”的最终语义解读影响最大。

至于“全部”“所有”“一切”和“每”等不同全量肯定词在参与表达全量否定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参差性,恐怕是由于不同全量肯定词因历史背景不同而使得彼此的内在语义侧重点不同所致。而“否定词+消极义动词+全量肯定成分”所以更常表达全量否定,很可能是因为消极义动词内含的[+否定]义与否定词结合后整体带[+肯定]义有关。鉴于篇幅限制,这些问题及本文所述四种因素对句子最终解读的作用力大小与具体交互作用、其他哪些因素也会影响句子解读、“不”与“没(有)”的作用差异、“否定词+全量肯定成分”结构在历史上的表义情况等,无法在此一一展开,我们将另文讨论。

参考文献

- 曹秀玲(2005)《现代汉语量限研究》,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
陈平(1982)英语数量词的否定,《现代外语》第1期。

董正存(2010)《汉语全称量限表达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高增霞(2002)副词“还”的基本义,《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刘丹青(2013)汉语特色的量化词库:多/少二分与全/有/无三分,《木村英树教授还历纪念中国语文化论丛》,东京:日本白帝社。

吕叔湘主编(1980/1999)《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沈家煊(1985)词序与辖域——英汉比较,《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徐颂列(1998)《现代汉语总括表达式研究》,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张定(2013)汉语疑问词任指用法的来源——兼谈“任何”的形成,《中国语文》第2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2012)《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北京:商务印书馆。

Jespersen, Otto (1924/1958) *The philosophy of grammar*.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中译本《语法哲学》,何勇等译,北京:语文出版社,1988年。)

Semantic Interpretations of Universally Quantified Objects in Mandarin Negative Sentences

Bai Ge Liu Danqing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emantic interpretations of universally quantified objects in Mandarin negative sentences. It first illustrates that two interpretations, namely partial negation and full negation, are available to the object type under discussion. Then it is demonstrated with statistics that the actual interpretations of such objects are decided by many factors, including the choice of universal quantifier and negative word, the semantic type of the head verb involved and the (non-)existence of certain adverbs modifying the negative word. Finall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ross-linguistic comparison,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greater freedom for the ‘negative word+universally quantified object’ construction in Mandarin to convey full negation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unique quantifier inventory of Mandarin, which has no lexical words for full negation and whose polarity operator came into existence rather late in time and is still limited to written Chinese.

Keywords Mandarin, negative sentence, universally quantified object, partial negation, full negation

作者简介

白鸽,女,1984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语言类型学、现代汉语及方言语法,发表论文数篇。[baigepeace@163.com]

刘丹青,男,1958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教授,香港城市大学语言学专业哲学博士(PhD. in Linguistics)。研究方向为语言类型学、汉语语法学及方言学。出版论著数种,发表语言学论文一百多篇。[liudq@cass.org.cn]